

古代
研究
与实地考察



蓝勇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
古
代
交
通
生
态
研
究
与
实
地
考
察
》

GUDAI SHENGTAI YANJIU YU SHIDEXIAOCHA

蓝勇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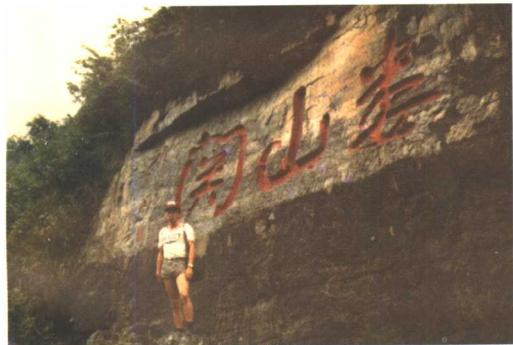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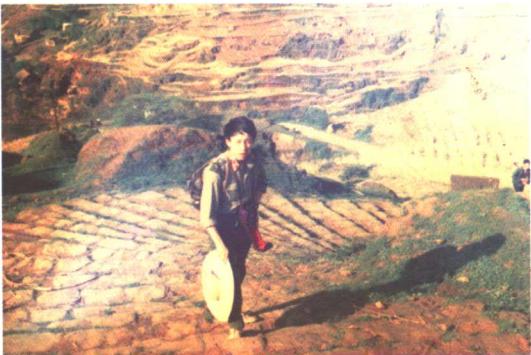
22.71
677

四 川 00052643 版 社



只身在川黔雪山关看黔岭云低，滇池月小。据说能见度好时可北瞰数百里外的泸州城，但没有如愿

只身徒步考察在贵州赫章县与毕节县交界的七星关古驿道上，驿道上石梯宽达6米，保存完好



在贵州娄山关考察留影。旧时娄山关关口应在此山之后，只是遗迹无存

在云南元谋火焰山下与山区邮夫合影。六月干热河谷酷热难忍，邮夫终年往返，可敬





从元谋沙沟箐徒步翻火焰山
到姜驿，因饮水用完，烈日
当空，只有折返回江边镇



通过甘洛与汉源交界的深沟
(古清溪关)后与护送的甘
洛坪坝乡保卫干事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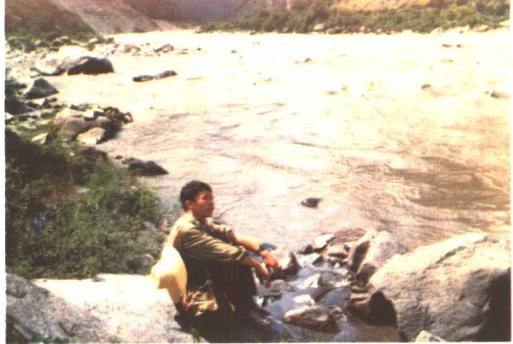


与汉源县清溪区政府领导和工作人员
合影（第二排正中是区政府帮忙找的
翻大相岭的向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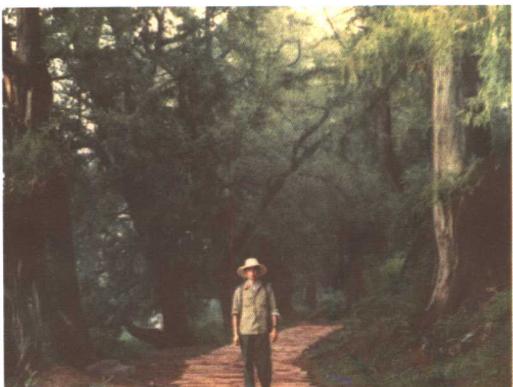


只身在川西大相岭海拔3000米上的草
鞋坪垭口接受了黎风的吹拂。唐人记
载“山林参天”的环境不复存在

在岷江上游考察，小憩于桃关边的岷江急流边。两岸青翠，江水滚滚东去，思绪万千



行进在剑阁翠云廊中，体会古人出行的甘苦



剑门关前留影，只能追忆昔日烽火硝烟了。考察时旧关门已毁，现已修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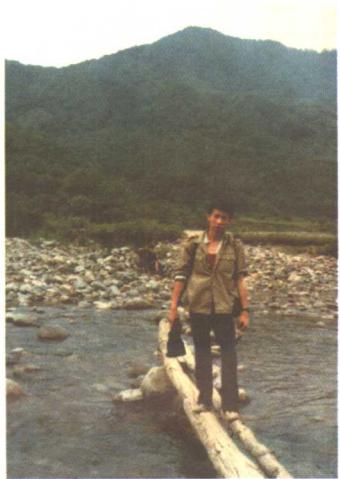
在广元朝天镇明月峡悬崖上测量栈道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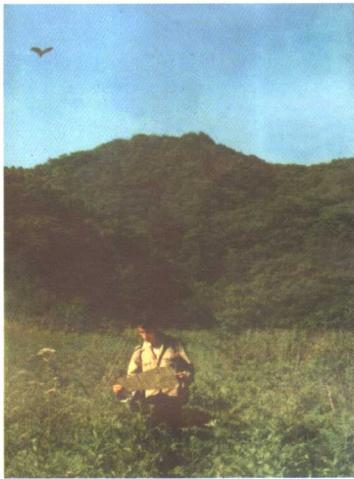
与南江县博物馆副馆长何家林在川陕交界明代巴峪关旧址前留影。巴峪关已被原始森林复盖，找到此关兴奋万分



1986年第一次只身徒步穿越瞿塘峡前留影。1992年指导拍摄电视片《三峡神韵》，第二次又徒步穿过瞿塘峡



在大巴山原始森林中迷途时翻看地图



在南江大坝森林管理所考察宋元明清垦殖遗迹

序

西南是我国自然环境最复杂的地区之一，高山深谷，地形崎岖，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神秘王国。自秦始皇开五尺道，汉武帝开西南夷以来，始与中原地区有了密切的联系。三国以降，中原人士大批迁入西南地区，对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晋末、唐末、两宋之际三次人口南迁的浪潮，结合西南封闭式的地理环境，形成距离中原战乱较远的世外桃源。元代有大批蒙古人和回族人迁入川滇。明洪武年间数十万卫所军士及其家属迁入云贵州，清代康熙年间开始鼓励人民移居西南三省，于是湖广、江西、广东、福建人纷纷流入四川，其中以湖广人为主，故有“湖广填四川”之说。今天的云贵州居民和环境，已非昔日面貌。东汉以来一浪接着一浪的外地移民进入西南大地，究竟对大西南的经济开发、土地利用、自然生态以及社会习俗方面产生过怎样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这是一个十分诱人的题目，同时也是了解当代中国国情的重要课题。

近代以来，我国学界对西南地区的研究不乏重要的论著，但多着力于西南疆域政区的考订和民族问题的探讨。对西南地区自然生态、经济环境、民俗民情的研究不多。本书就是作者在这方面研究专题论文的集结。

全书分成上下两篇。上篇主要是对古代入川道路的考订和移民及其文化的探索；下篇主要是对西南地区自然生态变迁的研究，着重于珍稀动植物分布变化的考察，后面还对历史地理学的方法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从本书的书名上来看，内容是相当丰富了。

在古代，入蜀交通的开发是大西南开发的前奏，它凝聚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和血汗。作者在《米仓道的踏察与考证》、《历史上的阴平正道与阴平斜道》两文中对具体入川道路的踏勘与考订，澄清了过去一些模糊不清的问题。在《中国古代栈道类型及其兴废研究》一文中，通过大量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对古代栈道的类型、分布及其兴废的过程作了探讨，不仅加深了读者对于古代栈道的认识，同时对研究古代交通建筑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清代西南移民会馆名实与职能研究》是一篇佳作，它为移民史研究提供了重要信息。一是移民会馆名称十分复杂，并非何处移民即称何处会馆，而是各有别称，名之为官、寺、庙。对这些官、寺、庙真实含意的考订，对于认识移民的来源有重要意义，同时对这些会馆职能作了详尽的研究，使我们了解到外地移民的迁入对四川当地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重大影响。下篇着重于自然生态的研究，好几篇是研究珍稀动物虎、犀分布的变迁，更着重森林的分布变迁，其中《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研究》、《历史时期中国楠木地理分布变迁研究》两文，利用考古、文献和现存的古木等资料，分析了明清两代对西南地区珍贵木材的采伐，使当地的环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加深了我们对西南地区生态环境变化原因的认识。最后两篇关于历史地理学方法论的文章，也是颇有见地的。

作者蓝勇同志在自序中说,他自 1982 年开始涉足历史研究已有 17 年了。17 年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说,可谓是黄金时期的一半。但对历史学这样一门古老学科的基础研究而言,只能算短暂的一瞬。蓝勇同志在短短的 17 年内取得如此明显的成就,无疑是得力于他高度的勤奋和坚韧不拔的求知决心,这是一个年青学者最可贵的秉性。他的另外两部力作《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西南历史文化地理》都是洋洋数十万的巨著,参考书目、引用文献十分详瞻,其功夫可以想见。

蓝勇是我在 90 年代初期在一次全国性的历史地理学术会议上认识的。近些年来交往并不很密,但颇为相得。我很赏识他对学问执着追求,对问题的沉着思考,以及在研究工作中不惜付出辛勤劳动的严肃态度。在年青一代历史地理工作者中他是颇有成就的一位。希望他不要为已有的成就所累,继续努力,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蓝勇同志新作即将问世,命我写上几笔,我欣然从命,是为序。

邹逸麟 1999 年 7 月 10 日

自序

从 1982 年开始涉足历史研究，正好 17 年。这 17 年是改革开放的 17 年，科学的春天为我这个出身工人家庭的年青人创造了一个较好的科学的研究大环境。

在 1982 年我开始对西南民族史十分感兴趣，因此后来报考了云南大学尤中教授招的研究生，但结果是名落孙山。不过，对西南民族史籍的学习，使我选择了川滇五尺道作为我的学士论文。当我的《川滇古道沿革初考》一文初稿成交给地方史的胡汉生老师时，胡老师认为十分有价值，要推荐到学报上发表。正在这时，胡老师被确诊患绝症住进了医院。这样，我又将论文交给了何汝泉老师，经过何老师指导最后由何老师推荐到学报。

1984 年《西南师范学院学报》第 4 期发表了我的这篇处女作，正好是胡汉生老师去世时。拿到油墨飘香的处女作，科研创造的兴奋与失去恩师的哀伤交织在一起，使我深深地体会了烛光的含意。现在看来，这篇论文写得还十分粗糙，在学术上可能不值得一提。但这对于一个只有 22 岁的年轻人来说，它的作用可能更在于一种激励。就是这篇论文的发表坚定了我从事历史研究的信心，直到今天，为此九死而不悔。

最初，我自己的研究小环境并不理想。1983 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某野战部队，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条件都不具备。我只有用节约出来的钱买了一套中华书局点校本的二十四史，可是找一本最基本的《华阳国志》、《水经注》都费尽心力；最大的困难还不是资料，

而是内外的压力。部队个别领导不理解我业余时间搞科研，有时甚至大会批评我，我自己深感委屈万分。至于一个大兵出去查资料受到种种白眼，更是令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损害。

令人难忘的是在重庆图书馆古籍部的岁月。与其说我在部队里干了三年，不如说我在线装书堆里度过了三年。在重庆图书馆古籍部，我认识了周双环老师和李远征先生。也许是我亡命读书的精神感动了他们，我成了重庆图书馆古籍书库特殊的读者，有时一下就可以提出十多部线装书，并可以进书库查一些善本书。三年过去了，我在图书馆的收获是一大堆读书笔记和十多篇论文的发表。1987年重庆图书馆庆祝建馆40周年出版纪念文集，我有幸被邀成为惟一年轻的社会读者撰文纪念。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17年来，我倾囊踏遍大西南，将自己溶入了大西南的山山水水。从1983年的第一次科学考察开始到现在，我深深地爱上了这块绿色的故土。特别是1986年那次只身自费三个多月的实地考察，令人刻骨铭心。三个多月的时间内，我三次徒步翻越大巴山，徒步翻越大相岭、乌蒙山，徒步穿越三峡一些段落。在原始森林，在干热河谷，在悬崖峭壁，在高山极顶，我感受了自然，沟通了古人，发出了对山川日月沧桑无边的感怀。我是自然的儿子。每当我站在高山之顶，俯瞰群山如丸、长河落日，书生意气，胸中荡漾着一种大我的情怀；每当我仰望高山巨岭、雄关漫道，则油然而生一种自然博大而人生短暂、红尘虚无的思绪。不管怎样，面对自然，我更多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常为积古相传的金科玉律的疑问而苦不成寐，忘却了许多人世间的征斗与苦闷。面对炎热、孤独、猛兽和万丈深渊，我战胜了自然，也就战胜了自己。

究天人之际，二千多年前司马迁已经感受到人与自然沟通的必要。我最初只是沉迷于古代交通通道和古代植物分布的考证，还没有自觉地上升到历史地理的范围内。1989年到陕西师范大

学申请中国古代史硕士学位，才感受到历史地理学的风韵，才使我主动向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靠拢。我是半路出家搞历史地理的。可能正是这样少了一点历史地理的规范，多了一些自己的理解。这可能是优点，也可能是缺点。

我搞历史研究，开初可能作为一种爱好，一种自我的实现，但后来可能更多有一种热情、一种责任。我从孩提时代开始，便对四川山民交通运输的艰辛深有感触。对古道、关隘、背篓、索桥、溜索、栈道的关注，可能更多是从亲身的感受开始的。长大了，我总是在思考，四川自古称“蜀道难”，可是几千年的风烟云雨过去了，却没有一部系统研究四川古代交通的专著问世，作为一个四川的年轻学者，自然感到遗憾万分。但我深知从事这项研究的难度十分大，一是文献资料十分零散，二是需要大量实地的考察。我完全是靠一种激情，一种年轻人的锐气去啃这块骨头的。经过7年的奋斗，总算在1989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专著《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在专著的扉页上我写道：“谨此献给几千年来为消除空间阻隔而奋斗的四川父老兄妹们。”今天看来，这本专著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不过，作为第一本四川古代交通路线研究的专著，还是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大量专著论文辞书引用书中的结论，并被作为数不多的历代四川文献收录入《四川百科全书》。

在完成了《南方丝绸之路》一书后，我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历史生态地理变迁研究方面。最初外出考察，常常发现古代记载的森林茂密之地，变成草坡、荒漠，古代记载的长且清澈的大江大河变得短而浑浊，古人享受的果珍变得越来越少，对古人威胁甚大的虎群变得不见踪影，我不由得去思考历史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

正如我在《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一书中谈到的：“遗憾的是我们的古人们将悠久的中华文字几乎都倾心于去记载千百年来人间的征战苦斗、悲欢离合、儿女情长，仅留给我们很少一点从侧面记载大自然的片言碎语。”有幸的是1990年我申报

的《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研究》获得了首届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资助,使我的研究走向了正轨。实际上 1986 年考上西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生而师承何汝泉先生学习隋唐史后,有老师的指点,加上大学里丰富的文献资料,我的科研条件也走上了正轨。搞历史自然地理,对于我这个学历史出身的人来说先天的不足是很多的,好在我们学校有地理系、生物系、物理系多学科的优势,我边学边干,不断向有关学科老师请教。为了研究历史气候,我亲自到缙云山采集树木年轮标本,用马驮下山,然后到物理系进行显微判读。在具体研究中,我尝试用华南虎的生态链来复原历史时期的森林覆盖率,把人类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分析历史上的刀耕火种。1992 年《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一书出版,1997 年出版的《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地理科学》一书评价此书:“这是从生态学角度,对历史时期云贵州三省地区经济开发与由此引起森林分布的变迁、野生动物的衰亡灭绝、热带作物南移与气候变化、河流航道萎缩、自然灾害的增多等等生态环境的变化作了开拓性的探索,突出了人地关系,为大西南的开发提供了借鉴,颇多新意。”现在看来这本书中的一些章节还写得十分肤浅。不过,正是由于这项研究使我开始不断思考一些自然史与社会史的研究方法问题,促使我思考一些天地生关系问题。这项研究还得继续下去。

1990 年我同时得到四川省“八五”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地理环境与巴蜀文化生存》,由于经费和时间关系,这个项目实际上 1997 年才基本完成。在研究中我深感从历史的角度大西南本应是一个统一体,我便将研究拓宽到了西南云贵州三省的区域。在研究中,我力主在三个方面有所尝试,一是将划分文化区的文化因子加以拓宽,使我们的文化分区建立在更广阔的文化因子基础上,如增加人种、考古区、饮食、服饰、交通、民居因子单独成篇。二是除注重当代为基础的文化分区研究外,同时关注历史文化因子本身的复

原和产生分布差异的环境机理的研究，使我们的文化分区建立在更深厚的基础之上。三是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移民会馆比例分析不同籍贯移民分布的方法，进而从发生学角度追寻小的文化分区因子的产生机理；四是用现代心理测量法测量四川现代人的个性特征分区，进而分析古代人个性特征发展到现代是否有变化，使居民的个性特征成为文化分区的一个信度更高的因子。《西南历史文化地理》出版后，学术界反响十分大，这是好事。

我的导师何汝泉先生在严谨为学和踏实做人方面对我的影响使我至今难以忘怀。我是半路出家搞历史地理的，加上生性愚钝而学识肤浅，好在近十年来历史地理学前辈和同人的指导、支持和宽容使我受益匪浅，偶尔有所得，也偶尔有所思。

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使我深深感到，为学当记“严谨、创新、经世”六字。先谈“严谨”：我们这些搞历史地理学的人，注定了要与古籍线装书终身为伴（当然，以后信息技术进一步发展后可能要与线装书绝缘），继承老一辈注重第一手历史文献材料的运用很有必要。我常说自己的论文起码要有 80% ~ 90% 的史料应是自己从古籍中耙梳出来，才能动笔写，而其他 10% 的史料也最好查实核对一下。次谈“创新”：对于现代科学这样发达的社会来说，观念的更新和方法创新也是十分重要的，我主史学应借鉴自然科学思维和方法，特别是计量统计方法。尽管历史研究中有些问题计量研究有些难度，但这是可以随着人类认知水平的提高而解决的。如果强调人文科学的人文精神而否定其科学性，历史学是不会更大的发展的。最后谈“经世”：学术研究应该是多层次的。乾嘉考证学风应得到赞扬和鼓励，不是因为惟有考证才是学问，而是因为考证和复原是我们一切研究的基础。我是十分佩服那些几十年沉心于繁琐考证的学者，因这样做确实要一点超脱尘世做苦行僧的胸怀。但我也鼓励在实证基础上将历史研究与现实结合起来的研究。作为历史地理学，在历史学中可能是与现实经济建设关系

最为密切的科学，只要我们的经世致用是建立在坚实的研究基础上的，是应有科学性而有益于社会的，自然不会成为政治的附庸。当然，我对那种为获取职称而空谈联系现实的陋习深恶痛绝。

17年来我发表了90多篇论文，有些发表的刊物难以找到，而有些论文在资料上需补充，在观点上需要纠误，故很有必要将其收集起来编一个论文集，也算是对这十多年的一个总结和对社会的一个交待。这里收集的我的46篇论文，大部分都是在一些刊物上发表过的，有个别是专著中的章节，极个别论文是第一次面世。在收入这个论文集前，我对有些论文作了一些修改。有些主要是补充了一些新材料，如《隋唐开边县治考辨》、《清代长江上游救生红船制研究》、《历史时期西南森林分布变迁研究》；有些是由于发表的限制，没有能发表全，这次全部将其面世，如《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研究》等；有些论文则作了大的修改，如《四川古代栈道分布和特点研究》。在论文集中收录这17年来我实地考察拍摄的一些资料照片，也算是对17年考察的纪念。

长期以来，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代交通和古代生态环境与经济关系的研究方面，故将论文集定名为《古代交通、生态研究与实地考察》。

从1997年开始搞了两年行政，沉心于系上的创收和学科建设之中。现在不搞行政了，应该是一种解脱。学无止境。在出版这个论文集时，对我而言，与其说是对过去的一个总结，还不如说是一个新的开始。

蓝勇 1999年6月于西南师范大学

目录

序.....	(1)
自序.....	(1)

上编

唐宋四川馆驿汇考.....	(1)
隋唐开边县治辨误	(22)
元代四川站赤汇考	(25)
米仓道的踏察与考证	(57)
历史上的阴平正道与阴平斜道	(68)
三峡历史地理考证三则	(82)
三峡的得名和演变考	(90)
川滇古道上石门关、灵关考辨.....	(94)
南方丝绸之路路线问题的探索.....	(106)
《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品评.....	(114)
四川古代栈道分布和特点研究.....	(123)
对古代交通里程记载的运用要审慎.....	(137)
中国古代栈道类形及其兴废研究.....	(140)
西南古代索桥的形制及分布研究.....	(153)

西南古代的溜索研究	(167)
背篓考	(173)
清代长江上游救生红船制研究	(182)
严如煜及其经世文献的价值	(194)
宋《蜀川胜概图》考	(208)
《全蜀艺文志》编者考	(215)
《峡江图考》考	(221)
清代西南的移民会馆名实与职能研究	(229)
清代四川土著与移民分布的地理特征研究	(249)
历史时期四川居民个性特征地理分区及演变研究	(274)
老四川区域的文化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293)
“盆地意识”与“暮气”的历史渊源考	(305)

下编

历史时期中国西南森林分布变迁研究	(314)
历史时期长江上游航道萎缩与对策研究	(376)
历史时期西南地区荔枝种植分布研究	(398)
近 2000 年来长江上游荔枝生长北界的推移与气温波动	(426)
中国西南历史气候初步研究	(436)
历史时期中国楠木地理分布变迁研究	(463)
历史时期西南虎分布变迁研究	(477)
清初四川虎患与环境复原问题	(491)
历史时期西南野生印度犀分布变迁研究	(499)
历史时期中国野生犀象分布的再探索	(507)